

## 菱塘听得见

明前茶

水红菱采摘的季节，在城里担当桨板教练的女友小单，轮休时就回到郊县娘家，早早熄灯休息，准备帮衬妈妈。凌晨四点半，她就要跟着全家人，划着椭圆形的木盆，前往菱塘采摘菱角。老苏州有“鲜菱宿藕”的说法，也就是说菱角一定要当天采摘当天食用，尤其是当地特产的水红菱，隔夜后便会失去那玫瑰花一样水灵灵的红色，口感上也会失去菱角的鲜美。因此，凌晨采摘，上午出售，才是正理。

凌晨的菱塘雾气腾腾，家人用来滑动木盆的桨板五花八门，有垫砂锅的隔热木板，有胶皮都磨秃了的乒乓球拍，只有小单带着时髦的长柄单桨，妈妈笑她忘本：“当了桨板教练，就忘了采水红菱没法站着？你那个板子太长了，得站着划才得力。”没办法，小单把专业单桨搁在岸上，手持妈妈给的一个炒菜木勺。

早秋，菱塘的水还是温的，小单学妈妈的样子，利用腰力，巧妙掌握木桶平衡，稍稍侧身，轻轻拎出飘浮在水面上的菱盘。放射状生长的菱盘下，有的菱角还是青的，有的已经红了，有的熟成了紫红色，要把老熟的菱角飞快采下，再将菱盘轻轻地放回去，不能侧翻，也不能伤到根须，按妈妈的话说：“菱盘要安安稳稳做梦，菱角才能长得好，采菱，手脚要轻，不能惊扰人家的梦。”

水红菱的颜色深红鲜亮，气韵生动，一腰盆水红菱，颜色堪比一船玫瑰花。但采菱本身显然没有这么诗情画意，菱角的水下叶柄有纺锤形气囊，以利漂浮，上面到处都是小软刺，不小心被扎到，再下水时就钻心地疼；采菱角也不适合戴手套，因为不灵便，比赤手采摘的效率下降三分之二；采到后面，菱角外面的黏液浸入双手，手指被染得乌黑，像戴了一双黑纱手套。驾驶腰盆，在菱塘深处蹚出一条水路来，也远没有桨板运动那么潇洒，你没法站起来，不管蹲着还是盘腿坐着，无论哪种姿势，时间长了都腰酸背痛。

搞到后来，小单不停地捶打自己的后腰，这点声响让塘中的游鱼受惊蹿跳，胆小的青蛙从一只菱盘跳到另一只菱盘，它发出的警告迎来了蛙鸣大合唱；而一只野鸭子也飞出来抗议了，它拼命踩着水，在采菱人蹚出的水道里一路滑翔，翅尖扇扑出无数晶莹的水花。

小单心中涌出一点歉意，虽然，菱塘是妈妈承包的，但在这一刻，她意识到，收获行动显然惊扰到这里的原住民。

早晨7点，大汗淋漓的妈妈已经在催收工了，收菱角的商贩骑着摩托车赶来，每一辆摩托车的背后绑着一只又大又深的塑料筐子。妈妈准备了大号篾篮，水红菱上秤前，她都要装满篮子，在塘水中浸洗一下，菱角上沾着的水草就漂走了；漂上来的菱角还太嫩，迅速捞出，在篮子里沉底的菱角才被商贩收走。嫩菱角也并非一无是处，妈妈剥出菱肉做荷塘小炒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元宝形菱肉上，洒染一抹似有若无的轻红，搭配雪白的藕片和鸡头米，翠绿的荷兰豆，鹅黄的白果，色彩如此轻灵梦幻。

特别老熟的水红菱，就不宜清炒了，必须加水焖煮，妈妈的陪嫁老古董中有一只紫铜锅，在水红菱的盛产期，妈妈会郑重其事请出紫铜锅来，为全家人做一次“铜锅菱”，焐熟的菱角呈紫铜色，口感粉糯，仿佛栗子，难怪苏州人叫它“水栗子”。

菱角盘上的菱角，大概要余下十分之一留着做种，妈妈准备一个藤编箩筐，把精挑细选的种菱收在箩筐内，沉入离河面一米深的水中，离水底的淤泥大约20厘米，用木桩将箩筐固定起来，防止被水流冲走，到播种时再取出。这就是菱塘种了一季，就能生生不息的原因。

小单记得，自己出嫁前一天，她与妈妈推了两个木盆入水，在菱塘上漂到半夜，说了一晚上的悄悄话。那是暮春的晚上，菱盘刚刚开花，从菱盘叶腋中抽出的小白花发出幽微的香气。腰盆四面，幽淡清凉的水汽不断涌来，人像睡在了摇篮里。小单与妈妈各自躺在腰盆上，把腿搁在腰盆的边缘，任凭水流把自己带到菱塘的开阔处去。小单记得，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水中的白菱花像星星的倒影一样，点亮了幽暗的池塘。

妈妈出嫁的时候，这片菱塘就在吧？

是啊，老菱种的产量越来越低，改良的菱种，还是你舅舅用二八自行车从邻县载来的。播种的时间再晚就赶不及了，所以你爸结婚前一天，在菱塘里播种到凌晨三点，你外公和舅舅与他一起播种的。

他们在菱塘里谈了什么？嘱咐我爸别欺负你？

嘿，这恐怕只有菱塘里的鲤鱼精才知道啦。每次问起，你外公就说，强迫人家承诺一辈子对女儿好，总是靠不住的；菱种做嫁妆，简简单单祝福新婚夫妻就好了么。菱盘种下去，每年都风调雨顺当然运气好，可是，菱要稳稳当当长好几十年，总要熬过干旱或发大水的时候。只要保全好菱种，第二年，还可以从头再来。

散漫的谈话就像水流一样清凉可人，小单要走过一道无形的门槛，进入新生活的紧张感慢慢消散了。只有水中的白菱花和满天星斗在微微发光，仿佛菱花从天空中把光取来，还伸出耳朵，偷听到了母女俩一高一低的对话。



穿云破雾

孙世华 摄

## 秋深且舒怀

章铜胜

秋到深时，冬天就近了。冬日里，天寒地冻，宜于和家人一起，守一盏灯火，彼此温暖相亲；宜于与二三好友围炉，或清谈，或煮酒对饮；宜于独自捧一杯清茶，嚼盐豆，读史书，品英雄激烈，观前朝旧事；宜于听林间风，望窗外雪，神游四荒八极。冬日之乐，乐在与人亲、与史近、与心神共驰往，乐在可忘忧忘饥。而季节到了秋深时，好像有种天然的淡定老成，一些事已经经历过，一些东西已经拥有过，往事正成云烟，可以且自舒怀了。

秋深时，山间一湾溪水，清浅安静，如静止般，如如不动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喜欢秋日溪水的静，只有它的静，才能配得上一山秋叶的绚烂，才能看得见天的翠蓝深邃、云的洁白流畅、候鸟的自由飞翔。山间的那一湾溪水，张开瘦弱的怀抱，想要拥抱这个秋日，想要拥抱它所看见的、听到的，或是想到的。也许一片落叶，会接近并看见它清澈的内心；也许一片云和它打了个照面，就不知所踪了；也许一只飞鸟曾在它的上空盘旋，可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便再也不见了；也许还有一树桂花，远远地送来阵阵花香，可是，清溪无语，别有怀抱，那是舒展开的怀抱。

在秋风里，在秋日的山间、溪旁，在丰收的田野之上，忽然就有了想张开怀抱的冲动，于是舒缓地打开，尽力地伸展双臂，感受想要去迎接什么似的神圣。秋日里，我们张开的双臂，能够迎接什么呢？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，也可能我们只是想在这样的氛围里张开怀抱，舒展一下自己。一个舒展的姿势，好像是在放空，又像是在吸纳。舒与放，吐与纳，本就是相辅相成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喜欢将事物的两面对立起来，在是非、黑白之间纠结着。如果我们能换一种角度，换一种思维去思考，也许问题

就没有那样复杂，自然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总是充满了矛盾，它们之间，应该是可以融合和相互转换的关系，如白天与黑夜，月圆与月缺。既然深秋的自然在我面前袒露了它的真诚，呈现了一种大度与坦然，我们又何必对此时的一景一物，陷于某种失之感伤，或是流露出某种得之欣悦呢？我们不应该敞开怀抱，让自己的心情如秋日的阳光般舒展一些吗？或如江南秋雨般缠绵一些，柔情一点吗？

秋至深时，自然已经变了模样，它是季节行至深处的一种顿变。有时，我们总是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，而自然总是比我们更善于适应时变。在这种时变中，我感受到了自己与季节，与自然之间的距离，有时它们远得超出我的想象，有时好像触手可及了，可又难以真实地触碰得到。自然总是或远或近，我们与自然之间又总是有些隔膜的。消除隔膜，一直是我在努力和尝试去做的事情，虽然效果不够明显，但也并非全然徒劳。比如，在深秋季节，去学习模仿自然的真诚、大度与包容。

秋风中，有些树在挽留给它们带来辉煌的叶子与果实，而我们却开始在阳光下行走，带着自己的影子，寻找给予自己温暖的理由。叶子与果实，不是树的影子，它们会在秋天离开树。如果所有的秋树都能抛开它们的叶子，扔下它们的果实，张开枝丫迎接冬天的话，我们也能敞开怀抱，欢迎冬天的到来吗？即便不能，或是不愿，又能怎样呢？

秋深且舒怀，其实只是一种顺应时变的积极态度，有时不是需要我们作出选择，只是需要我们顺应时节作出改变而已。能顺时而变，你才能发现季节深处的细节和那些细节中暗藏的种种美好。

